



工作員楊林同志發動代表大胆工作  
代表們分工負責積極領導群眾生產

有些個人報復的意見，當時工作團未糾正，代表們因此怕鬧錯工作，將來個人受害，楊同志於是通過代表會，小組會等各種會議及個別談話，進行解釋教育，說明去年審幹中的缺點錯誤，宣佈有處理不適當的，將來整黨中要實事求是的重新處理，並以過年以後糾偏的事實，說明黨的政策。這樣，各區代表就解除了思想上的疙瘩。以後，經過先進的代表去教育其他代表，各區代表積極工作的情緒。最後，代表們都認為：「要整黨既起頭來，咱叫給大家對事，咱說不能鬧前退後」，「齊敬吧，做不了就學，做的不對了，就檢討和重來。」按席代表子爵又提出民主和紀律的問題，經過楊副討論後，大家一致認為土改前黨家不敢說話，是怕錯幹部們往回碰，如今黨家敢略略，有不同意見敢提出來的，是黨家覺悟提高了，敢說話是民主的表現，這是好現象。至於有些人不會不到，有便宜他要佔，有事他不來，還要耍態度，代表們一致認為代表們下幾條紀律，誰不遵守開會叫來的人評，叫來人管他，這些毛病是可以治了的。這些問題解決後，各村代表又進行了分工，並且規定每人專門負責領導十戶八月人家的生產。以後

突遭颶災

(新華社盛京訊)八月二日午後二時，平魯小甘井突降冰雹，大如鴿蛋，連降一小時許，直至三日早晨，禾黍中間有二寸多厚未融化的冰雹，該村共三百六十八畝(每畝五畝)田禾中，即被打損莖葉、斷腰、斷根等共一百七十一畝零一畝九分(內有割倒的二十一畝)，豌豆、高粱(內有割倒的二十一畝)被水推沒了)。當地工作團幹部、代會和農會馬上研究補救辦法：(一)組織全村男女勞動者，上地扶苗、澆及搶種。(二)將打損的莊禾地及其他小塊地，大量種上芥菜。此並應加緊扣荒、打草籽等，以加減災的損失。(任平)

今年更要大量扣

華社設總幹事平魯二  
子行政村，現已押荒  
五十餘垧，還計劃押五  
垧（每垧五鎮）。該  
去年押荒四百八十垧  
地到今年的昨隊長得  
收成估計要比一般地  
倍。因此大家的押荒  
很高。全行政村共有三  
十五戶人家，內中二百  
五戶牛，共七十二軋  
十二戶沒牛軋的，他們  
戶是用馴變牛工或出  
工資雇的計。有六十五家是  
用人工變的押荒。每隔一垧  
荒挑五六個人工，開一垧熱  
荒挑四個人工，第一垧背在  
挑五個人工下。韓忠、韓忠、李  
枝海等，除男人變工外，女  
人們也與養牛戶撿草，變的  
押荒地。一區很小村，因去  
冬分地中，把有些人翻過的  
伏地也抽出來分了，今年發  
動開伏地時，大家便不積極  
開伏地了，大家便不積極  
開伏地了，大家便不積極  
開伏地了，大家便不積極

奇風四

加緊押

（貴風訊）四  
伏荒，全區將進行  
區在及鄉中行發  
在一部分村子發  
說：「眼看見土地  
荒垧地，明年土  
伏前各村在代發  
按戶訂了願伏荒

積極幫助別人熬硝

（神府版）孟家溝孟海富精心研究，提高熬鹽技術，並積極幫助隣村羣衆熬鹽。今年吃鹽最緊的時候，行署派郭維民等三同志到神府開展熬鹽，孟海富幾天中就學會熬鹽技術，即和他大哥孟海貴、鄰家孟云旺合夥熬鹽，從陰曆三月初五內，熬出淨鹽二百多斤，除了燒灰，淨鹽裝三大石多，解決了三家十五人的口鹽。臨近先郭維民等說神府硝土不好，祇能出毛硝鹽五錢，硝牙不大，另放入鍋內一點錫牙鹽就大了。此外，孟海富同志熱心幫助隣村羣衆熬鹽，離他村二十多里的沙峽頭村的李仁，到他家學了兩三天，回去熬的賣下二百多萬元。一次李仁熬的硝不坐，不信問他，他便跑去幫助。現在孟家溝、賀家川在他宣傳組織下，已組織起四個熬鹽組。他設計劃到國家坪等村去推廣熬鹽。（馮南民）

黑峪口行政村群众

主任會一談上提出預借公糧案。子的任務時，大家說：「爲了支援前線，應當迅速完成。」到會幹事都自報自己借出的數目，碧村代表主任（新黨員）王慎初代報了一斗（回村後又自備提高二升），任家灣老黨員任有德自報了一斗四升，其他到會幹部都接連報了。討論回村後，即發動預借。黑峪口討論預借報的會上，女代表（新黨員）尹海粉說：「咱們分到了地，分到了密，分到了糧食，吃水要不忘掏井人哪！」他自報了五升，老黨員劉鎮鈞，家庭貧困，原來不計劃向他借，他卻搶先報了九升。小商號如產也報了一斗，他高興的說：前方同志流血犧牲，咱們後方出幾顆麥子算得了什麼。全行政村大都於五天至七天完成了預借任務，王家塔計劃預借兩斗大石五斗，現已收集起兩石一斗，中莊村兩石，已收起一石八斗。其他各村都正在集中。（李）

神池礮礮一帶疾病流行  
政府派醫生趕往治療

癘病一傳山林村莊，久伏以乘疾病流行，區政府即聘請錢君李鴻德醫生（中醫師）馳去診治，七八日間，定過六個村莊，診治了六十四個較重的病人。病狀：大部是腫脹，嘔吐，水漿不入，小便不利，另一種是中了毒，皮膚發癢，身上密，頭發癢，不思飲食。據李醫生談：癘症是因為多吃了鹽漬菜糊皮，影響腸胃消化，身體抵抗力減弱，容易受風濕，川茯苓等水湯加減治之。中了毒癘的，可服鹽川綠豆甘草煎湯即可，或食芥和狗且甘草中毒的，可以解毒。吃了山梗菰和番薯火，便多喝綠豆水。多食或大黃好的涼性太大，應治之。（陳平）

(河府訊) 外臺奉行政村三間七戶

農民朋聯開辦起一座油廠，共分五大股，有七個人參加，抽大工師傅及學油礦的均固定人負責，抽油礦的牲口由各家的牛輪流。每一個月結算工賬一次，短下工月留足。預計光麻廠一項，每股每月可賺四百斤，從現在起做到明年正月，除開支外，六個月五股共可賺到麻一萬二千斤。

王光林等代耕不負責  
群眾開會進行批評

（省垣訊）四區上審科檢査夏錫麟，發現王光林、趙保代辦不負責任，他剛來給軍屬謝海兒代辦的兩塊廢子，至今還沒有領出頭題。范四給軍屬王懷義代辦的兩塊廢子只領過一塊。該村革委會上，羣衆對他們進行了批評。黃島劉保大說：「咱們翻身運動是軍隊在前方打仗，咱要把軍屬的燒鍋不好，可是沒良心！」范四等當場承認了錯誤，要第二天就去給軍屬領草，到秋後如果因作務不好打不下規定的產量，願負責贖債。（高明、管延政）

保德扒樓溝農會委員

配要土未種難食糧食村麥五六三  
下流積二百噸宿麥已全卸翻過

平均種一畝至三畝。(又訊)下流成行行政村半，今年稻麥豐收，每全行政村計劃再增加四十百零九畝半。現麥地已呈



## 319



## 汾陽解放前後

芸生

## (11)

七月十一日關廬七十師殘部自汾陽城實行潰退的一天，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汾陽十萬人民從關匪的摧殘迫害下，從飢餓、疾病和死亡的痛苦中解放了。

現在，當回想起已往那些黑暗的日子，仍令人傷心掉淚。

## 兵役和苦役

開闢統治下的汾陽平川，流行着兩大「疫症」，即抓丁和做工事，老百姓謂爲「兵疫」和「苦役」。開闢爲達到其他丁槍錢目的，實行了一兵聯合一丁，三個農民編爲一小組，兩個國民兵糧地納糧，一個常備兵入營當兵，後來由三人編一組改爲六人一組，名意上是六人抽一丁，實際上除了一個常備兵，還有一名田備兵，兩人同時入營，另外又有一名補充兵，只要開闢認爲有壯丁逃跑時，便要補充兵去頂替。除「兵患」以外，還有所謂「兵團組」、「兵工組」、「兵林組」、「兵役組」等名目。開闢除抽丁之外，並以澄清臨陷蒲丁爲藉口，瘋狂地進行抓丁，密頭村二十二個青壯年，除十人逃亡在外，留在村內的十二個青年全被抓去當兵。仁岩白有長的一個站表兄弟常才十四歲，在本村上小學，當仁岩

對開闢是如何的痛恨啊！

師範學校教職員和學生，開闢強迫每人挖城壕一公尺五長，深宜各六公尺。仁岩村的婦女每天要往城壕上搬五十個磚，交五直碎石頭，小孩子們交兩塊碎石頭，搬三十個，石頭交不夠磚頭做不完，那些監工的開闢鄉村人員就不顧小孩子的回家吃飯。盡管商人劉某的兒子被強迫連緩作了七八天工以後，就吐血。有些婦女們作工去的遲了，開闢鄉村人員便罰她們跪在自己打下的碎石石面上，頭上覆頂一塊磚，老百姓流傳着一首歌謠：「河邊拾石頭，磨爛手指頭，去運了頂磚頭，跌下來挨比斗。」充分說明了汾陽平川的老百姓被開闢強迫做工事的苦楚。仁岩，支子村的後小孩子們，當勾子軍強迫他們去打石頭時，他們一面做工，一面唱：「勾子散，石頭爛。」他們

除此以外還有無名目的各種開支，今天派上二斤，明天派三斤，沒有不盡，壓榨的老百姓喘不過氣來。爲了負負擔，農民把牲畜、農具、衣服、被子、木器 and 磁器無具，幾乎全部拍賣一空，甚至有人把非乘校水用的繩子都賣了的。

仁岩白有長兄弟，全家七口人，十三畝旱地被劃分走了，全家共負負擔八麥四五十斤八升，花料一斤四錢三，米糠高粱等五十斤，另外開闢鄉村人員又以一慰勞一名意，將他家養的大小豬六口全宰走，又將埋地地下的一石口高粱樹出後搶走。而凡是交納不完糧款的人便要遭受各種打罵和迫害，小相村被開闢用紅火柱鞭逼能人一百多回。

官道村的破落

出汾陽城沿太汾公路朝東北走

敵人逃時便把他捉走了，白有良的姨母，一想起自己的兒子便要眼掉淚。由於閻匪不顧人民死活瘋狂地進行抓丁，到處發生丁抓丁的悲劇。蘆善村，今年春天，在一天內就有四個人被迫投井自殺，仁崇王守功老漢，兒子於去年十月廿五日被閻匪鄉村人員捉去當了兵以後，全家六口人賴以維持生活的一畝水地，也被割分走了，王老漢便於今年三月間餓死，丟下女人、媳婦和兩個小孩，各謀生計的過日子。

除了兵役以外，汾陽的老百姓最感到頭痛的就是做工事。每天被強迫做苦役的老百姓在二三千人以上。今年四月間，汾陽平川的老百姓吃鹽吞草，閻匪還強徵了一千多個民工到介休打石頭修飛機場，許多人餓着肚子去空着肚子回來，病死和餓死的人很多。

閻匪「兵農合一」統治下，農民的重負是無法精確加以統計的。我問過許多農民，「你們每年負擔多少了？」他們總是搖搖頭說：「咱們記也記不清了。」

閻匪的負擔名目花樣百新，不下三四十種之多，有所謂「正稅」「附加」「代購」「軍購」「預備」「購換」「大包圍費」「優待費」「糧運費」「救濟費」「丁糧」「調糧費」「分廠費」「換聘費」「區開支」「區開支」「鄉開支」「村開支」等等。按：以上所謂「購」就是換，所謂「借」是有借不還，所謂「換」是以低價的火柴、紙烟、布疋強迫老百姓交出糧食，所謂「大包圍費」，是以八路軍來

三十里地，有一個三十戶人家的「小莊」，房子有一大半倒塌了，齊大莊的蒿草一直從村外長到村內，這就是官道村。因它過去曾經是一個很熱鬧很富足的村莊，周圍的老百姓給它起了個名字叫「小北京」。

十一年前，黃河西岸的老百姓於每年秋天，趕着成千成萬的牛羊到這裏販賣，當時到官道村來買牲口的人近至文水、孝義、平遙、介休、交城等縣，遠至北平、天津、太原。

自一九三八年開始，連續不斷的災難臨落到這小村莊內。當日寇進佔汾陽時，閻匪十萬軍不發一槍即倉惶逃跑，途經官道時並大肆搶劫，全村的二十戶人家口都被拉走，日寇來了又燒了三四十間房子，從此以後，四路的牛羊再也不過境邊來，官道村

## 繁重的負擔

一個慈容，每個人的心在跳動着，怎麼辦呢？於是得出結論：只有逃路才是活路。大家也不能帶走的糧食埋了，就在當晚全村集體逃亡了。

去年八九月間，仁岩圍匪在我一羣人在縣政府大門口，圍着看黃色軍衣的人，他眼淚汪汪地向人們哭訴着圍匪的罪行：

閩錫山把我害苦了！就在汾陽頑軍敗走的那天下午，我得了病，頭昏身軟，突然來了一架飛機，丟下一些東西來，上槽時候，全城的隊伍忙成一團，慌亂的在溝溝跑跑，聽人們說：要逃走了。

「我住的門，忽然被踢開了，狗日的連長指揮員走進來，氣兒兒地叫我：『走不定！』我說：『一定不動。』」一睜！你走不動，今天黑夜要出發，你偏偏下午就得了病，盡是糊塗，想跟八路去，搶奪了你！」那狗日的指揮員惡恨恨地喊著。那狗日連長舉起一口日本洋刀說：「好！他想去討飯上一隻手，讓他跟八路去！」吓的我再三哀告，也不行，一隻手被砍下了！哎呀，疼死人了！當下就昏迷過去。一會醒來，他們已逃跑了，我嚇，嚇死也沒人去。一會醒來，他們已逃跑了，我嚇，嚇死也沒人去。

## 官道村的破

！了來回

到我住的地方。

「解放軍進去後，把我送到醫院，上了藥，包紮起來，給了我十兩的十張銀票，派民夫把我送回家裏來了。」

看的人們臉上浮現着可憐和憤怒的神氣。背後兩個老漢說：「呀！閻錫山好殘忍呀！」

他繼續說道：「我叫劉元功，今年二十一歲，中陽縣三家人。七歲上父母都死了，只剩我一人，在外婆家吃喝受苦，三十四年『兵禍』一『編組』，抽『加軍』上，早就想往回跑，不敢回來。」

大家問到這次『中陽圍攻』吃敗仗的情形時，他說：「一天我們手帶鎗，每人發的十兩，饑的寒風，眼外渾身發軟，也不敢說餓。誰還有什心動打仗呢？有些知己已老鄉，偷偷的告訴：『八路軍早進來吧！交了槍還吃一頓飽飯。』這些話如果被當官的聽見，就用亂棍打死，刺刀串死。照這樣，當兵的不願給他打仗，他還能不敗？」

最後，他哭著說：「我不願回去；我沒有家了！大家安慰了他一陣，民主政府即把他轉給到分區安置去了。

七、二十六於中陽

克姜 彬力

！了來回送他把軍放解

小孩而結隊的走向別地尋食，吃過野菜，又開始摘另一種，吃過一種野菜有地梨、地芥、香蒿、芎、苣荬、甜薯、苦菜、柳牙、榆錢、甘樹翅、蒲公英、掃帚、苗條、苣荬、羊耳朵、一二三十種之多。許多人因吃野菜吃得久了，全身浮腫，挖野菜的人常常飯鍋倒地裏回不了家。

由於疾病和飢餓死去的人多得無法計算。僅四區平川縣城、大小相、上下盤、靈寶、官道、辛莊等十三個村的統計，今年上半年病餓而死的六百八十多人。

**閻匪的恐怖政策**

爲了鎮壓汾陽平川的人民，閻匪發了大批走狗爪牙，成爲屠殺陷害人民的刽子手，壓榨人民的吸血虫。縣、區、鄉、村、間均有閻匪行一種歌：「一閻匪鄉村搶盡良心，明裏轉生暗裏衰淫。」背家莊商人的陳某女人，背離閻商入閻某的大閹女，被閻匪強到據點傳訊後，再渡放回去，今年五月實在縣後內生下小孩。

閻匪的「三自傳訓」：「自白轉生，迫得許多老百姓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最後還是偷的回家投了井或懸樑自盡。汾陽城旁門街中心小學教員李成蘭，工人劉成順女人，民團匪強迫他們承認八路軍作過惡事，送過情報，她們跑回家後投了水壩。經閻匪「自白轉生」亂棍打死的人非常之多。在義安一賬房井內就填滿了二三十具死屍。據閻匪某秘密文件中自供：李汾陽第一期鎮二團「自白轉生」一至一月十八日止，共打死九百六十四人，其中解殺的一百六十二人。」（未完待續）

飢餓、

# 疾病與死亡

汾陽平川人民在閻匪兩年的統治期間，成千成萬地走向死亡。這是閻匪一手造成的深重災難。

暴徒們每到一村，老百姓幾乎全部逃光，他們急急忙忙的跑過廣闊的田野，跑過傾斜的山坡，一直跑到解放區的大黑山上躲藏起來。半途中許多人跑得吐血，大量的人跑得氣喘吁吁，遍身大汗，黑幫人逃難的人便露宿深山野林中，受着寒冷的西北風底襲擊，當閻匪走後，他們施着疲乏的身體回到家裏時，十個人便只有九個病倒了。

傷寒症開始蔓延起來，由幾百個人到幾千人，由幾千到幾萬。病人因實不起藥，只好靜靜的躺在炕上等待死亡的死亡。我所走過的村莊，經常聽到人們的哭泣聲，它像一把刀在刺着我的心。

除了傷寒病之外，汾陽平川的老百姓時刻受着飢餓的威脅。今年春天百分之九十的人被迫嚥着香菜，吃破城子的村莊，每天至少有一三千人到水邊挖地梨。摘摘野菜已經成為人們每天唯一的勞作，男、女、

三、四歲的小兒有幾千個，老百姓流傳着：『一兵盡食一聚寶盆』，每村煮個毛鬼神，煮一口袋家畜肝。到了老百姓家裏，搬到櫃子下，爛菜，需要日夜說個什，報告鄉村打一頓。

今年二月份內汾陽閻匪以一偽裝或一通匪（對我軍之盟稱）莫須有罪名而以逮捕、扣押、問和槍殺的共六千三百二十九人。閻匪並不以此為滿足，自去年冬天開始，又在汾陽各村對人民普遍的進行了所謂『三自傳訓』和『自白轉生』，慘絕人寰的屠殺恐怖政策。

在每次『自白轉生』大會上，閻匪總要當場打死幾個老百姓，往往打時，閻匪鄉村便發給每人一條木棍，強迫老百姓打，把人打死後，閻匪鄉村人員說：『捉人是你們捉的，打人也你們打的』。企圖用借刀殺人的辦法引起人民互相間的不信任 and 仇恨。有些『民衛軍』在『自白轉生』後，用針在他們額上挑上『民衛軍』三字。

婦女們參加『三自傳訓』時，幾乎盡遭閻匪鄉村人員姦污以至霸佔，在南垣和南垣一帶，婦女們流

# 閩匪的恐怖政策

行一類歌謠：「一閩匪鄉村墮盡良心，明裏轉生暗裏殺淫。」曾家莊商大陳某友人，貴州商人閩某的大閩女，被閩匪鑑到據點傳調後，再渡放回去，今年五月竟在臨縣內生下小孩。

閩匪的「三自傳調」：「自白轉生，迫得許多老百姓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最後還是偷的回家投了井或懸樑自盡。汾陽城旁門街中心小學教員李成蘭，工人劉成門兩人，民團強迫她們承認八路軍作過事，送過情報，她們回到家後投了水壩。經閩匪「自白轉生」亂棍打死的人非常之多。在義安一畝畝井內，就填滿了二三十具死屍。據閩匪某秘密文件中供：全汾陽第一期被殺二萬一千「自白轉生」，而至一月十八日止，共打死九百六十四人，其中解殺的一百六十二人。（未完待續）

**啓事**  
張明鑑、張  
軍同志：  
請示通鑑  
地址，以便  
寄上稿費。  
副刊部